

在阿尔及利亚，

文/杜晓晖

在彭桂臣的记忆里，那是最长的一夜。

当飞机在黑暗中缓缓启动，翼下的灯光渐渐模糊时，他陡然惊觉了一下：就这么离开了家乡和亲人！

旅途疲惫而漫长，耳机里反复播放着陌生的音乐，间或夹杂几句同样陌生的土耳其语提示。彭桂臣很想入睡——梦里，也许能回到亲人的身边。但是他又睡不着，只好依靠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刺激自己的神经。

向西，向西，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。飞机穿过云层，轻巧地降落在阿尔及尔机场。临下飞机的时候，彭桂臣把飞机上提供的啤酒一饮而尽。阿尔及利亚是禁酒的，他用这最后一杯酒，告别了国内的一切，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。

一、异国他乡的“中国客”

在阿尔及利亚，彭桂臣的头衔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驻阿尔及利亚经理部劳务主管，管理中建总公司带出去的9000多名中国工人。上任之初，彭桂臣有点找不到感觉。国内建

我是9000人的「大管家」



彭桂臣在阿尔及利亚军官俱乐部前留影

筑工地上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,比如:工地食堂每天给工人们吃什么、工人们每天能不能有活干、工人们的技术水平怎样,等等,在这里若处理不当,就有可能造成不稳定的局面。

“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中国工人,主要是木工、瓦工、钢筋工、水电工和机械工。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,到这里打工的目的很单纯,就是想给家里挣钱。所以管理他们最重要的做法就是一定要让他们有活干。管理者要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工人,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。”彭桂臣如此强调。

根据规定,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中国工人,实行计件工资,即完成每个工作日的劳动定额,可以获得7.5美元(2007年标准),有的一天可以完成两个以上的定额。“一般来说,大家每个月能挣500美元~600美元,多的能挣到700美元~800美元。也有技术不行的,只能挣到400美元。在这种多劳多得的情况下,如果长时间没活给工人干,大家挣不到钱,心里就会不舒坦,就容易出乱子。”彭桂臣深有感触地说。

当我问他这些工资如何支付给工人时,彭桂臣告诉我,这些钱半年一付,而且是直接付给工人家属的。但由于阿尔及利亚实行外汇管制,工人们一般要等四五个月才能拿到工钱,这些工资会由中国银行巴黎分行直接汇到工人的家里。按照规定,第一笔钱一定要在每年9月1日前汇到,以保证工人子女能有学费上学;第二笔钱必须在每年春节前汇到,为的是让工人家里有钱过年。当然了,这些汇到家里的钱,只是工人工资的60%,其余部分在工人回国后28天内由公司一次补齐。

“这些规矩,工人们都知道吗?”我问道。

“每个工人在与公司签订用工合同的时候,是知道这些的。但为了让工人们安心,每个工人每月收入及伙食标准都会在月末的时候张榜公示,大家认可签字后才能生效。

“我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时候,另外一家中国公司的工地,就曾经发生过在伙食费上做手脚而导致工人罢工的事件。事情发生后,我叫上管

财务的同志就去了食堂,查看了他们的账本,核对每一项支出和入账,直到确认我们自己的工地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隐患后,才放心地离开。此后的一周时间里,每天中午吃饭时间,我都会来到工地,亲自品尝和查看一下工人們的伙食情况,询问他们有没有意见。大家反映不错的时候,我才松了一口气。其实,在这里,吃饭的花费是大头,交了这么多钱,却看不见碗里有东西,不闹事才怪。所以,在国外,公开、公平、公正,那不是说说就行,那得掷地有声。只要有工人反映这方面的问题,我们都会核实,一旦确认,都是严惩不贷的。”

阿尔及利亚是回教国,每年都要过斋月。斋月的起始是依回历计算的,斋月时间为30天。斋月期间,自日出至日落不能生火,不能吃饭喝水乃至吸烟,违者严惩。这个规矩,无疑给彭桂臣的劳务管理工作出了道难题。“每年在进入斋月之前,我就开始挨个工地巡视,告诫工人们在斋月时不要当着当地工人的面喝水、抽烟,更不能吃东西,上街一定要几个人一起去,相互监督。”然而就这样说,也难免会出错。

2005年的斋月期间,几个工人外出购物返回,快到工地门口的时候,大家的烟瘾犯了。看看四下没人,忍不住掏出香烟,想美美地吸上几口。

“啊!”一声尖叫从几个工人背后传来。回头一看,发现一位阿拉伯妇女正在用手指着他们,眼神里满是愤怒。不一会儿,附近的居民们迅速地围拢过来。这几个工人撒腿向工地里跑去,进去后迅速地关上了工地的铁门。愤怒的人群并没有离去,聚集在工地的门口,以示不满。

接到出事的电话后,彭桂臣在第一时间驱车赶往事发地点。“等我赶到那里的时候,工地外面早已水泄不通,尽管项目经理一遍遍地解释,但是几乎无效。人群中不时有人用阿拉伯语嚷嚷着让我们交人。出于对工人的安全考虑,我们肯定不能交人。对方就这样地僵持着直到天黑。大概是这些当地居民一天没吃东西也饿了,所以天黑后,他们渐渐散去。”彭桂臣叙述着当时的紧张场景。

为了避免他们第二天还会来以这种方式表示不满,彭桂臣和项目经

理连夜拜访了当地一名有影响力的人物,请他出面调和,并且带着几名闯祸的工人,来到那位妇女家中赔礼道歉。

第二天,当地的居民们被召集到清真寺里,闯祸的工人们当面向全体居民道歉,公司方也表明了处理的态度,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。

像这样的小案例,在彭桂臣的笔记本里数不胜数。他还对这些案例进行了分类,分为“看病”、“吃饭”、“上街”、“购物”、“节日”等几个专题,每个小案例都是一个情节曲折的小故事,不仅记录着事件内容、处理方法,还有他自己的心得体会。

二、恐怖中单调寂寞的生活

在阿拉伯语里,阿尔及利亚意为“白色的岛屿”。在这里,大多数建筑都在山丘上,迂回起伏,犹如一颗明珠闪耀在地中海的南岸。它的首都阿尔及尔终年绿草如茵,林木茂盛,花开不断。站在高处俯视全城,近处郁郁葱葱,远处水天相接,景色优美迷人,加之城内名胜古迹众多,对世界各地的游客颇具吸引力,使这里成为北非地区的一处旅游胜地。

然而就在这迷人、美丽的和谐之下,却涌动着一股危险的暗流。

2007年12月11日,当地时间上午10时左右,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发生两次爆炸,造成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一人不幸遇难、七人不同程度受伤。在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,已经回国的彭桂臣急忙操起电话,打给海外曾朝夕相处的同事们。虽然已经离开了那里,但是回忆起曾经的一幕幕,仍可以从彭桂臣时急时缓的语速里感受到当时的紧张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,阿尔及利亚经济持续恶化,引发政治危机,并最终导致长期的恐怖活动。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承建的两个世界银行投资的贷款项目,正好处于恐怖活动非常猖狂的爱因德夫拉地区。那年,中建的67名工人正在阿尔及利亚的爱因德夫拉做一个农田灌溉项目,要挖很长的管沟,经常能在沟里发现被杀害的当地贫民和外国人的尸体。

“我们的员工就住在一个围起来的院子里,当地政府派出宪兵和武装民兵在院子周围24小时站岗,院子的

四个角上还建起了4个炮楼。那感觉就像在监狱里干活。”彭桂臣回忆着，“每天上班，我们都要坐面包车，前后都有宪兵和武装民兵护送，个个都是荷枪实弹。工人干活时，民兵们就在工地周围的山头上放哨。当时，我虽然没有在工地，但也是白天在公司提着心，晚上回宿舍睡不着觉，手机24小时不敢关，最怕半夜来电。心里头最盼望的就是早点完工，赶紧让我们的工人撤出来。”

事情是在彭桂臣快要回国的时候发生的。那天，他和公司的同事们检查完工地往回走，在临近某高速公路入口处的地方，车速突然慢了下来，原来前面堵车了。不一会儿，当地的一名警察赶了过来，正当这名警察要跨过公路的隔离带查探前方的情况时，“突突突”，一梭子子弹迎面打过来，擦着警察的肩膀呼啸而过，打在地面上，腾起一阵尘土。

“我们当时吓坏了，赶紧猫下腰躲在车座背后，从后车窗，能清楚地看见从后面车辆中破门而出、惊慌奔跑的阿拉伯人。不一会儿，后面的车开始往后退，我们司机抓紧时间，弓着身子，依靠反光镜发动引擎倒车。等到车子在另一条安全的路上都走了半天了，我们几个才回过神来。脸上、手心里全是汗，内衣早就湿透了。大家就这样瞅着对方，车内一片安静。不知道是谁先笑了一声，结果全笑了，可那笑比哭还难看。”

彭桂臣告诉我，事情发生后一个多月里，他天天晚上做噩梦，闭上眼睛，就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幕。危险之外，在国外生活的中国工人，业余生活也并不丰富。大伙儿6至8个人住在17平方米的小房子里，睡上下铺。下班以后一般都是打牌、下棋、看录像。工人们看不懂当地电视节目，能看到的只有中央电视台第4套节目。

由于大多数的工人来自国内的农村，自身素质参差不齐。来到这里后，加上语言不通，所以更是很少出门。遇到天气不好无法施工的时候，便喜欢凑在一起，打打扑克娱乐一下。

“打扑克、麻将，权当娱乐，我们没有意见，但是绝对不能赌博。公司规定，一旦发现赌博现象，就会罚款20至50美元。你想想看，这些工人背井离乡，来到国外不就是为了挣点钱

养家糊口，辛苦所得全被输光了，谁还有心情踏踏实实地干活？那准得出事，所以我们不仅要让工人有钱挣，也要保护他们的劳动所得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彭桂臣的眼里闪烁着坚定。

三、想家是一种说不出的痛

阿尔及利亚是穆斯林国家，其食品结构自然具有回教特点；但它同时又是被法国长期占领过的国家，饮食习惯中难免带有一些法兰西的色彩。这里的主食是长棍面包、羊角面包，从形状到口味，完全是法国人的，价钱很低，一根长棍不过人民币0.75元。这里的肉食可想而知，是牛羊肉为主，但太贵，牛肉的价格在一公斤45元人民币以上，羊肉更贵。鸡肉很多，肉鸡个头大，价钱比牛肉便宜不了多少；火鸡价钱差不多但更难吃，有一种蛋鸡，味道很好，价钱却不过11元人民币一公斤而已，真是怪事。

“虽然价格比较贵，但公司规定工人饭桌上每天必须有菜有肉，会经常吃鱼，因为这里的海盛产大鱼，特别是鲍鱼，敞开了供应。”见我有些疑惑，彭桂臣给我讲了一件趣事。公司有个施工项目就在海边，每天下班后，工人们喜欢去海滩散散步，去多了就发现这里的海边岩石上，密密麻麻全是小鲍鱼。用比较尖锐的工具轻轻一撬，不到一刻钟，就是满满一袋。于是，有的工人就想晒干了，以后能带回家去。可是由于操作方法不当，鲍鱼干变成了臭鱼干，一时间在大家当中传为笑谈。

阿拉伯国家是坚决不能吃猪肉的，时间长了，大家还真有点怀念“红烧肉”的味道。

“在国内，养家猪；在国外，养野猪。”彭桂臣笑着说道。

“养野猪？”我有点诧异。

“呵呵，是这么回事。阿尔及利亚靠近海边的地方多山林，经常会有一些野猪。一对野猪带着四个小猪崽到



项目工地找吃的，咱们工人把其中的大母猪给逮住了饱餐一顿。这下可好，剩下的母猪，天天带着四只小猪来项目工地找‘老公’，见了人就咬。大家一合计，就设了个套，把它们也逮了起来，圈养在远离施工现场的半地下室型的集装箱猪圈里。逢年过节宰杀一头，打打牙祭。当然，是绝对要回避当地员工的。工地上还专门给这几头野猪配备了饲养员。”

苦中寻乐，可是乐少苦多。相思分两地，远隔重洋，相思是一种折磨。苦过、乐过的海外员工，最不愿意提及的字眼就是“家”。

“想家，是深入骨子里的一种痛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彭桂臣没有看我，狠狠地吸了两口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的表情有点凝重。

“在国外工作的工人，一次只能签两年的合同，除极个别不胜任的人提前回国外，大家都是两年期满时才回国。工地上有个工人，干六年了，六年中一次都没有回过家，生怕自己要是提出回去就丢了这份工作。公司知道后劝他回家看一下，并承诺还让他回来，他这才走。我们管理人员，虽然比工人好一点，每年都能回国休息个二十来天，可二十多天能干什么？往往是家里事情还没有处理完，就得走了。这几年，公司里同事们，有因为长期两地分居和恋人分手的，也有家中有些事情回不去的。随着国内外收入差距的逐年缩小，有些人宁愿留在国内少挣点，也不愿意出来。”

这是实话。如果说思念可以忍耐，那么失去同事则是撕心裂肺一般

的痛。

自1982年开拓阿尔及利亚市场以来,到2006年,共有27名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员工长眠在这片土地上。20多年来,阿尔及尔爱丽娅公墓的槐树花开花落,见证着中建总公司的成长。

“由于阿尔及利亚是穆斯林国家,人死后是不可以把遗体运送回国的。这在中国人看来,是很不能接受的。2003年,阿尔及利亚大地震,我们中建9名员工不幸遇难,我们只能让他们在这里入土为安,而他们的亲人能带回国内的仅仅是指甲、工作日记本、衣服等一些遗物。由于经济问题,亲人们不可能每年都来扫墓。他们来不了的日子里,每逢中国传统的节日,我们都要去公墓拜祭死难的同事们。一杯薄酒、一束鲜花,寄托着我们无限的怀念。”

彭桂臣的眼圈红红的。

当我问及彭桂臣“如果单位派遣,还会不会出去”时,他嘿嘿一笑说:“只要我还干得动,我会去的。”好样的,彭桂臣,还有那些曾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国工人,历史会记住你们的心血和汗水。

[采访后记]

当彭桂臣在给我讲述上面的一切时,他的声音始终保持着平稳,这种平稳也影响了我。让我放弃以革命式的激情主义,去讴歌以他为代表的这批“出海人”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。我选择了用平视的角度、细腻的词语去尽可能地叙述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情感,他们作为一个常人的点点滴滴。

细节,最能打动人。无论他的性别,面对感情,人,都会有最真实的一面。采访的过程中,很多的时候是沉默,我敏感地嗅到这沉默之中的自责、内疚、亏欠。

我知道,没有人愿意抛家舍业,远赴异国他乡,只是很多的时候,无法拒绝的客观理由让他们最终把家人的牵挂打进远行的背包,开始一段不可预测的路程。

这理由,不仅仅是钱。

图片提供/杜晓晖

编辑/延一

(E-mail:zztc1618@sina.com)

那一年,她被检查出了肝炎,一夜之间,她便成了孤家寡人。同事们和她说话时总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,就连一直苦苦追她的男孩也变得客气起来。

情绪低落中,人也恹恹的没有力气。她索性请了病假在家,除了采购必要的食品外,连门也不出一步。

邻家的小男孩来敲门的时候,带着一个盒子,里面是几十条小小的蚕。他因为要随家人外出,拜托她帮着养几天。

她推托着说不会养。但他恳求道,很好养的,一点也不用你多操心,每天只要从围墙那边的桑树上摘点桑叶喂给它们就行。经不住他的那双纯真的眼眸,她应承了下来。

说实在的,那些蠕动着的小虫子给人的视觉效果很不好,她一点也不喜欢它们。但受人之托,总不能让它们饿死吧,于是每天采摘桑叶就成了她的功课。

围墙边上只有一棵小小的桑树,刚开始她很发愁,怕把桑叶摘完了以后蚕会饿死。于是她尝试着把各种各样的菜叶子喂给它们,可是,这些小东西的嘴太刁,除了桑叶,什么都不吃。

于是她再来到桑树下就多了份小心,树枝不能折断,太小的叶子不

摘,每一片叶子都只在结节处轻轻地掐下,遇到虫子也给毫不留情地除掉。她巴望着叶子快快地长。

蚕一天天地长大,长到4厘米左右的时候,已经变得漂亮起来,一条条白色泛青微微透亮的丰腴身体,慵懒地趴在绿色的叶子上,从容不迫得像群贵族。没事的时候,她就看着它们,心一点点地欢快起来。

这群宝贝的胃口太好,一天比一天吃得多,她花在为它们觅食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,连下雨天都要穿着雨衣去摘桑叶。那一场雨水过后她有了新的发现:被她摘过的地方,都长出了新的枝叶,一个个嫩嫩的小芽似乎见光就长,风一吹就向广袤的世界扩张一下身体。她看着,看着,突然感到世界又恢复了光彩。

当晚,她在日记里写道:我总以为摘桑叶是对树的损害,却原来,每一个伤口都能长出新枝,伤也要痛也罢,生命力都会顽强地向这个世界索取光索取水,也奉献出一片新绿。

从那以后,她不再忧伤,每天配合着医生积极地治疗着。第二年春天,当那棵桑树吐绿的时候,她的脸上泛出了久违的红晕,粉粉的,很健康的那种光泽。

编辑/杨世莹

(E-mail:shiyang10@sina.com)

